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廷實左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大中大夫父斌朝奉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為藤州潭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隼倫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苦爭



虜不能奪伴詰者犯 寧可嫌名君 見 欲
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虜
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
者再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汀贛潮
梅接壤岡平深阻姦穴伏藏君范監禁而盜清蠻舍
庫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改秩知玉山縣先
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
造戎器江東西搖動君才高上無乏與下不知擾餘
力新三虹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
鄭氏憂服闋主管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

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郡並洞庭丁亥
夏潦民皆筏居君適處因傍郡所通行視水災擅發
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交
薦權州事前守童堽拘拙客未用也總領檄取之
君曰未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項被火未
復舊觀盡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與土木
為遊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
辟萬州廣西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
畏強禦剛也扶貴征利勢也守職玩論理也國家於
士大夫欲其剛不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

君之所遭如此蓋剛不勝柔理誦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紹定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鉤次鑽先卒次鐸次鑑以其年某月某日英文賦里北山吳坑之原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書授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楷道媚有黃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人精練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它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悲

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菴銘曰 宗卿仗節過故宮手攀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淚賤袞龍紹興開禧時不同相主復讐孫和戎憤平耻歌耆舊空反復前事思遺忠

直秘閣林公

公諱瑒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格之曾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大夫挺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兄璟環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贈學奮往時丐州家猪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取扶滿差

幹辦江西路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路提刑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司公事沈運使作賓名能吏事亦委公沈公畫諾而已畿輔之訟多撓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政欲撓授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起用他人開禧未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堂除授未嘗振請謁不肅孤士沉下僚窮民茹怨氣陛下貢誠有餘剛

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疏言戰鬪流移飢疫盜賊之餘民生可哀內帑積而不散掖廷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繼富貂璫藉營繕而乾沒盡討論裁樽以裕民乎又言今天下之財盡歸職吏破數十職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生楮價罷姦民動以箴落許良善持官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予者受者供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許者罪如詔書未受錢未未為行用止罪許者民不復許監司按產高下配民藏楮公曰民未戶曉請為期屢寬之撞點

官至公又使吏摘語民得為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
多佛寺鬻寺取財名曰寶封逐僧沒穀名曰拘橋公
志罷之郡計交羨蠲三縣夏稅寺院五之一第一第
二第戶三之一第三至第五等戶半蠲之一錢至六
十錢戶全蠲之以樽節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為
主待吏民至誠無鉤距然情偽皆得未嘗拒人絕物
然非意相干見公風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
獨公遺愛者久而見思知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
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
有峒 徭數輩鰥老矣相率造廷願公毋去改知素

州疾愈素人將來路力請祠兩任成都府玉局觀改
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訪落台赴行在
再辭再不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補退非為高
以病卧家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 上知不可奪除
直秘閣主官亳州明道宮訓詞云節身謹行為郡廉
平者朕眷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婉矣明道
祠滿有詔曰任視勇退如榮進保閑冷如摧位舊廬
略繕葺小圃粗種菰翫花木之芳潔不酣賞也愛風
月之高爽不嘲弄也體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
悠然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

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顧交聞人曰
名之所在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動涉
秋不愈食寢少氣寢微猶自力無惰容對子孫無喻
語整襟拱手以至于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
至朝議大夫公弱冠據高聲留滯二紀纔為掌故學
官中年去國白首辭召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
著晚悉藁惟存通鑑記纂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
楊震四知之類論自漢謂之名言公曰震舉茂才而
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言之至於我是不能使
人知已也嗚呼公賢于震遠矣名利之外他無嗜好

奉已雖盡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人傾害眼數買田
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為難性友愛與
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髮時論以方二疏
遺言無一事可恨恐戚吾兄耳配宜人黃氏溫陵人
通直郎輕之女幼隨母聶夫人依簡肅林公簡肅愛
之如子既嫁公嚴之如賓為人有識量達義趣澹食
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年卒葬清遠里福勝山之
原二子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
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
講肄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

遇始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家
法然也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
不幸克莊悼亡公始哀病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
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宜為銘公制行冲約有黃憲
陳寔之高論諫明辨有價誼陸贄之通治民宜弟有
陽城元結之恩可以厚風俗尊朝廷而淳湛閭巷積
業不究惜哉自古及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主莫
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
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易所謂逝之無悶孔氏所謂
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而傳者也雖然不可不銘

也銘曰 余欲揚公之善公不近名揭公之清公畏
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苟有名筆卓行循吏非公
其誰於乎後人勿廢茲碑

姚元泰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
拔莆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真公
德秀也天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筆千字辨麗條達
累上春官不第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
有五紹定庚寅年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龍二
子悅早世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

兼取漢也遺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士陸贄權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修韓愈是也士得自薦行卷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本朝文法益密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糊名焉置棘焉歐公欲絀劉輝而得劉輝蘇公欲取李薦而失李薦二公皆文擅當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于春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疏義音訓皆暗誦入試用某事某事出閱無一字差銘曰 昔孟氏有天子爵人爵之論嗟君平生所欠一第若其天爵豈不

素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

安人顧氏承奉郎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郎清相通守百嘉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一月既望病卒於是承奉公歿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合葬於烏山石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奮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觀書而是是非非皆中于理通守成童時誦通鑑安人聞秦皇漢祖事以為仁暴不同興亡

亦異中年稍喜弗學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
守為永春宰有惠政則曰老人之教邑人亦曰壽母
之賜相率禮所謂浮屠者屢矣嘗言一日中須行一
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人見里好善者為惡者
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守仕益久家益尊詣其
居并曰蕭然升其堂揖奎惟然勤孟母之機截陶親
之髮若干金之象焉負季路之米烹茅容之雞若三
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葬通守命克莊曰銘以幸
幸謹攷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亨清海軍觀察
推官父師顏母林本路茶使某之孫銘曰 一草

半菽共安暇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悲
也可悲也夫

林龍溪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
之臨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
也發言主於謙厚若恐有其振觸也制行歸於平實
若恐其涉矯亢也為人自幼至老大概如此人知君
粹然佳子弟而已然貌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蓋人
有所未知者尉增城豪吏湛渭挾巨資倚長官占營
房廣私舍君白臺閭毀居返侵祿湖州戚畹與濮秀

二部在焉先時諸貴月遺庫官錢三萬允俸無度君卻遣禁兒諸貴皆曰司法清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苦吏卒不勝飢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壹意拊摩以術智立威為耻聽訟恕督賦寬口寧得罪上官無得罪細民寧貧吾縣無貧吾赤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歸以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年六十一秩止宣義郎賜緋魚袋四年三月壬寅葬于常泰里羊平山之原夫人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年幼初君大父秘閣叅更摩節徽猷使閩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 泉明福皆大州以清節聞天下

身後暨生一而田尤薄君廉肖乎父祖而官咸乎家世里人又悲傷之今天驟貴者必暴富本寸椽俄美輪奐舊無塊土倏旦阡陌者皆是也陽虎曰為仁不富優孟亦曰貪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為人欲方勝天理未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而楊震袁安之世貴矣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秘閣公諱孝澤徽猶公諱析母令人黃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叙而銘之 銘曰崛起而腹素官而臞猗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期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德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將奪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死而棄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何李曰蔬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繼乎廼謀於姑取姪之襁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激於暫者每渝於久令於始者未必不繆於終也既而李事姑誨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雪非歲時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蓋十年而姑歿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

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者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寡甚至無以養生遂死李系積餘寸遂成中產冠昏喪祭未嘗求貸悲舉三世最寄之棺及其夫序葬于常泰里蓼洋山復葬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墓山預坎其右曰它日以我拊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歎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寡李氏居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嘆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也子宜續遵遺命以明年三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人李綱來求銘昔歐公書斷臂婦人以魄五代之為臣者

余錄李氏之事却揚反復非止為可內則學士大夫
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
使為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
能任嬰臼之事嗚呼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
宗顏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言不出梱足
不越戶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
絕之緒是為節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符興弟喬附其
母夫人于父府君之墓微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

者莫如吾子願筆之方別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
駕君之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潮
陽令父某早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
恭謹有禮法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溫良無忌
刻不當如某嫂乎母某改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
之終身女弟適吳穉年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
色常以古語勵二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我婦人
不解書意豈謂勤則事無可不為耶別駕君果擢第
篇亦有聲場屋夫人嫠居二紀別駕君游宦四方板
輿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主簿教京口士皆曰賢

我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我長官母教也別駕君仕寔顯朱綬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遽以庚寅年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二子符嵩三婿貢士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棲菽穀四明人孫男曰子同嘗拔江東漕解曰斗孫孫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多閨門淑婉之事共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蓋不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畧於婦人女子若以為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夫之令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畫所載皆合銘其可已

乎銘曰 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懷安升堂拜母夫人有規令尹敬受烏序夫人宜惟女婦使為男子稟然節守我銘匪誣以訂不朽

丁元有

莆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彥先者傳四世至君之先府君諱瑤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梯皆貢于鄉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己未第今為宗學博士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子監舉庚辰內捨拔定紹定己丑九月辛巳試上舍方握筆屬思暴得疾扶出卒允蹈齋年六

十九博士哭之慟告于朝乞護君喪還里不報孤南
一奉匭歸葬北山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葬
于豐城里後洋之原君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屢
挂益銳乙亥舍園既定魁選以詩復韻秋時御史制
公崇董試為之太息今上龍飛久于學者例得仕
君獨辭不拜為人於倫紀最篤視親戚朋友急難勇徇
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母葉宜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拔
漕解南英後伯父二婿進士楊龍起黃景宣龍起者
固烈士聞君訃徒步赴喪不幸亦客死初府君刻意
誨子以詩禮名堂艾軒林公為篆其扁君兄弟競爽

珠璧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不得年華而
靡實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箇為嗟乎
積而報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理烏在焉雖然智力
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士贈
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猶
在其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論則
為善者情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諸銘曰

天下聲律南莆體莆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
諸季吳融徐寅斂衽避惜哉舍法虧一簣身不及試
在厥嗣

方子約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之朱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官道攷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縈夕為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書賀履齋焉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教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罹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徽俱未上君為人清苦自勵其行修其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而惜之民無未

合者焉為令佐不鈞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鈞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父未嘗加毫髮智巧于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能進君者惟潭師溫陵曾公表其邑最潤守金華喬葛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廊廟君亦無翕翕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卒于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父之妻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簫次子斗孫為嗣其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保豐里邱澤山之原君處眾中澹然冲退形氣之清

足以責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一甲
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同
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與君歿而無善可書有
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其身如
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憾耶曾祖
翼祖耀卿父由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
吉士常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于外
於理宜然其人則全復于斯阡

柯孺人

夫人柯氏承務郎溫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

改元三月癸未卒莫南安縣某里某山子泰閩清縣
尉女適人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鎮新古
田縣主簿儲應祥前知福州侯官縣李洪宗饒州永
平監晉元治其壻也蘇餘為尼初承務君太夫人聶
嚴姑也夫人事之而順承務君疎財而好礼貲不益
而費滋廣夫人處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拊
之如一晚得風痺疾一日寢驚寤曰吾夢一奇女持
花束今帷帳內異花無數即具盥易服使侍疫者誦
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合之外果有所謂西方耶
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矣未有至其方者惟後

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之中皆曰吾往游焉
余未之信也然而疾不能昏死亡不能怖其視沉寐
床第貪生恒化者豈不差賢矣哉以夫人之聰明使
其嘗聞曳杖消搖之歌易簪戰兢之言雖無西方亦
有以死矣銘曰死生之變豈不痛哉達矣夫人孰
為去來

方東叔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履之受業
於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
因以稱為君未冠辭藻軼出過鄉先生課羣兒郡博

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精技手熟雖不斬中的
而自不能外於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理
中必喑喑歎息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田午
年始與其二子消孫清孫同拔胄解於是年五十矣
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折
髯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為君
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
安漕使姚公瑤素聞其名檄攝旣寧尉府學教授會
永春趣成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
樂飲相慶者莫不彈感而相吊也君為人豪爽久困

名揚血益燥形益癯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
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
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
在烏石山三子涓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涓孫
尚幼初履齋辱與予先君游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
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
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非
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
之人皆為之喜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
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悅於衆以行不專

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
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携涓清偕入京人
謂一翁二季復出屬續顧謂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
死銘曰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壻於林解褐亦然
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夫且卑彼貴以年烏虜奈何
命制於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黃柳州簡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廉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
乞銘余矍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
閩至八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文炳贈

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興名臣公
年十六以曾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
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
柳二州端平己未閏七月丙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
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
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浚明
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靜默語笑容
止皆中準程出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
在諫垣論擊平卿棄疾卒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
去猶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

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緹貴游雪獄寬豐城築廢堤
修學政徭攻賓州公調土豪義丁夾擊難獮無遺絕
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庾皆實柳之兵吏始按
月支俸南宮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削
自立巖巖有風接不肯隨世俯仰其在潤越皆以避
仇去在嚴以忤臣室去在柳以諫官誅賄不得去同
時汚吏儉夫多據要劇超顯美公方閉關蕭然食仙
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推抑
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忽死矣公事母齊國方
夫人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雁行凋冷始衰多病戢

而季弟番禹通守麓復夫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
易箚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孤幼何聞者悲傷其
意為銘曰 寶紹之相放利怙權以賄少多為人否
賢富絜諸霄貧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瘴煙端平反
是廉約者甄公不少需遽脫而仙前厄乎人後制乎
天嗟嗟黃公返于斯阡

周夫人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
余以善有過必面規不少恕秩滿別余曰吾歸養吾
親矣既別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

之猶意未必堅且久也紹定己丑君閒居五年矣其
年十一月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令不行免喪
猶不調官余滋賢之君書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
余居田里守宜春使番禹君書歲至至必達銘余賢
其子又賢其母乃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
師古母胡氏年二十七為隱君子熊炳子着之妻三
十有二年而寡又二十有七年而卒年八十有六其少
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
妻姑叔字夫之庶弟卑者懷其仁及其晚也家徙而
愈豐貨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孫力學文質彬彬

預計偕者七人州邑推其義方嗚呼全矣明年九月
壬寅葬撫州臨川縣明賢鄉北山之原五男子大統
大經從事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大原
鄉貢進士大模大綱二女子嫁范汝翼范伯震統原
綱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孫詠
孫餘未名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鼎來
范定子皮翼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翼
登第為素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
友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光潔如陶母成家
如巴寡婦合於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隋不能有以

發也將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 簡短一篇寂寥
數句是惟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五十

墓誌銘

杜郎中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名宰傳
五世至龍圖閣學士鎬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
章閣待制杞為慶歷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
於朝奉郎贈正奉大夫炤為曾大父於右朝請大夫
江西提舉常平圮為大父於右通直郎知萬載縣累
贈中大夫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
簿董板籍欺隱老吏駭伏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

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叟誦經衆中公叱從吏收縛叟具服實殺此人取金棄尸某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叟尾吾出郭營營往來吾固得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緘片紙來云某吏方游飲亟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邏發懼者衆矣施公矍然為罷邏卒去為弋陽丞攝令永豐前此負課為六邑殷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逮治違期者公榜吏百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寂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歎息具剡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

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歐寧吉之龍泉公以歐寧命脉在盜徒督賦無益志力漕鹽民賴以寬龍泉參半豁洞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欲難獮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腰束出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庭空無事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橫公隨事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其罪黜遠方有旨薦士從官以公應詔擢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與為地公奏斥懦貪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貲十予七皆爭自奮始公未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辭奏

奏下當黜已論決復羣劫公命皆斷手以徇通歲發卒二百為虜使挽舟盜乘其間公僦夫代卒盜不得發屬邑民或窩盜殺捕吏阻擊郵卒公禽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拔其俊秀相與亢礼士風一變禱旱普照水湧起澡瓶中高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為太府寺丞入對乞於崇明料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十分番更處外備滄景內與黃魚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為然左藏吏始不敢以敗惡物入府庫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遷戶部郎中諸路負版曹錢巨萬郎官日押催符其實操縱一出吏口

公始以季為限既暮所負十減六七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旰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募兵方急諸郡希賞至驅掠市人言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黜數吏然後定監司久不安吏所下文書多殺不報公厲風米嚴條約尤惡饕墨撫吏據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捕流之海島以妻還民郡守以兄居臺憲賊垢狼藉公方劾治俄與守俱得祠再暮起知漳州未土得疾以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祔于中大公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

某官次來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果見通議大夫
尚書刑部侍郎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次來故某官次
裴女適仕應南張堦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
人公內行孝謹中大公卜葬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
步晨出治冢暮歸省黃夫人以為常歲時饗祭肅潔
雖老獨窮饋奠居官方介自守在贛卒提刑棄疾以
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蓋俱受其薦慨然曰施公
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先發公徐獲送其孥而
歸舉牒于平公平有媿色因屈入憲幕在戶部准西
有魚池亘三百里贍千家為權要所擅且十年公奮

筆奪還郎歲得舉改官二員臺官屢托某人不許其
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外斥史以謝而內
御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性沉審有謀慮將出按刑
力為上言一路軍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憂在旦夕
者後二年而有峒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皆有
常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盎然於聲色貨利常
推而遠之室無吹彈囊無蓄積惟酷嗜書手鈔通鑑
首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深自晦匿故少知者訓
子尤嚴東字晦之來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詞
翰擅天下不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

侍郎於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
侍郎方守安豐解重圍貼書請銘公墓余嘆曰孝哉
子所敬拜使者曰諾其冬復被圍虜竭攻城不得聘
又解去 天子擢子所列卿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
合肥城中出兵奮擊斬級三萬虜又解去 天子擢
子所侍從於是復來速銘恭惟昭陵為人物極盛之
時然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之嘆迨今時事益艱
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於乎杜氏之世德遠矣公之
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宜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
筆頭人乃脊脊于余豈非以其相從久有交誼官情

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曰 杜氏
本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壩後徙吹臺今家
樵川待制以材學士以賢猗尚書郎是邇是公少以
剛聞至毫不遷其修于家如處子然忽勇而往萬夫
莫前勤民孳孳憂國慘慘鏡情廋隱燭事眇綿挾持
孤直猷觸貴權豈不顯融志業未宣既訕於人宜伸
於天是生貳卿仗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璧全宗澤
陳規相望後先人曰貳卿忠塞天淵貳卿謙翁之
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所我撰斯銘以永厥傳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誼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繇父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靖州知德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劍州擢大理寺丞以親養辭知惠州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為所生母吳恭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三月己酉晨起盥漱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氏二子增奉議郎前福州懷安丞壁從事郎潮州海陽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鄭逢辰次許適承直郎宋應先未行而天其年

八月壬申增等葬公于南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嫡母魏國鼎夫人盡孝魏國歿事兄如父官歲尤謹管局務凝琛不能浼歷郡國苞匪無私覲家人非時需銖若勺酒帑吏憚公不敢與在惠安與二州也皆增其學廩創病坊繕廢槁雖厚費不少靳為人恥表襮寡言笑羣居鮮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番落視新進少年掇出騰上處之夷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為作銘焉嘉定以來柄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專用門閥取人雅重復齋將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助我於是復齋方勸

寧皇攬威權肅堂陸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貴冑
免試邑公兄弟迭領民社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取
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
十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近而
公忽忽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
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正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
門扉當使姨媼輩可開闔者公晚即西偏闔子舍規
模益狹於舊烏虜謙厚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
也余所書皆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維古
世家源委可推石以謹蕃縵以怵隳齧哉陳公父兄

是師以儉為訓以厚為基積之勿替韓呂庶幾吾銘
可徵一無婉辭慰爾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也業儒幼棄其家依
疎山寺始遊諸方求道甚苦坐起顛倒若追罔兩而
捕景也既至蔣山忽有所悟歌哭狂恠若獲夜光而
按劍也夜造方丈叩癡鈍師言下有省流汗洽體方
寸豁然矣己亥入閩與同參僧嘉居囊山辟支巖或
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趺坐
日啖乾糧半掬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以為鬼物惟

長老祖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納內
甚師遂來石室泉買蔭塘廢庵以居之僅容一榻自
奉如辟支時學者輻輳有欲宗泉教求利益師曰佛
在必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礼名山師曰佛在邇不在
遠有言今世發其願來世覩其報師曰勿妄想有舉
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
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其微言退而嘆曰
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偏
五湖四海而歸於一室者簡節云乎哉郡以光孝囊
山丈席屈致師搖其首居辟支六年蔭塘山十九年

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十七塔在
菴東初儒者陳公必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矣猶待
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淡薄窮
不改變老不退情所以持之者至矣惟師而後可以
為此言未至於師而為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
暗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君希逸尤重師誅之曰六經之
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 師未嘗蓄筆硯
一日拾炭煤磨挽底而為吾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
不去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詣佛土假饒天
使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憶師賢於种放常秩輩

遠矣余述斯銘以警其徒亦以愧學士大夫

直煥章閣林公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後禮耆艾喬公行簡大臺奮庸李公惠徐公僑張公處皆秀眉皓背接踵造廷而璧帛之聘四出未已江西曾三真金華杜旂各年八十餘起布衣入館閣俄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清林公環為軍器監主簿或言不可公彊致改知寶慶府公頓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六年淳祐改元詔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章閣主管桃源萬壽宮三年正月辛巳卒于家年九十某月

某日與夏安人合葬于某山某原子男三人公永公奕通判泉州某孫男四人式之高安縣主簿某某將以遺澤補授公字景溫少與兄環弟球同擢淳熙甲辰進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丞教授沅州知陽朔縣改扶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知容州在郡年餘乞祠蓋退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崇禧者三而終於桃源焉公自為小官屢與當路有異同衢州委視輸以綿出剌餉錢五萬公田歲剌玖千兩以為常官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與公曰此鄒浩所不肯為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它作

乞改屬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選
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斛由醴陵入湘江以餉
襄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通醴陵中間陂堰百餘所
當此亢乾奪粟毀堰本先撥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
津發和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石公又爭曰邑四
面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雖有
粟不可致郡為醵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三千石聽
椿番在縣又奏記倉臺曰今州縣常平或數年不
啟鑰豈復有粟哉為法自弊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
上實數歲豁一分為耗折所積不許過三年所豁至

三分止使者陳公遺誼奏行其說於諸路它與上官
往復論辨甚衆前為容管者抑民市鹽白米正耗外
斛加二斗公悉蠲革以紓民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
此公徧通諸經尤善屬辭場屋之文歷一甲子機鍵
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精鍊世務材臣使能所不能
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知在萍鄉也鄭公
性之出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之招最後禮
部李侍郎韶召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辛丑之褒時論
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聽步履繞如中
年饋奠必躬登覽却扶宗戚慶吊必與不以老宿自

居乾淳輩行凋喪略盡後生及門忻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貧自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一叟爾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續顧猶子公遇曰身妄也去則歸真矣公預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過道之行不行繫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幡然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歟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譏歆至死有愧豈若布襦屬羊裘而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貶

議惟公巋然獨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挺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銘曰公葵厯妃因葺數椽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豈不華顛老父來吊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鵠舉鳳騫視區區者猶腐鼠然甘藷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冠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巔年幾百齡雪髯紅顏談笑而終有如蛺蝶烏虜如公乃可謂全暇如斯銘揭之于阡

林養直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石即謝病去先皇帝予節今天子賜還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重天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而堅其決者亦以二子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選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黃冑人歿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右跣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公事無起遷貲無悖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故山林臯壤有真樂外幹父蠱故冠昏喪祭無闕礼它人視其門庭蕭寂井臼荒寒若不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友兼謙

謹持甚惟臨財則收疎傲僅絕不類其為人田園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富者化其廉貧者懷其仁歲晚弟兄世味益薄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者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庶得少林之骨髓矣初寒齋當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就君亦以父遺澤與其子觀二君圭璧元身臭腐外物其制行高詣理深高而深者余不能言姑述其粗而有迹者如此淳改元君携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戶限詎宜南轅哉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師番禺至朝拉君父子同載余聞

之驚曰君胃無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于府治之東偏俄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丁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拊觀曰返匱歸孝於我乎費又明年七月丁酉葬于清遠里田原山之原配王氏以賢稱二子曰觀曰新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左王謝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退必牽衣挽留父為善必掣肘撓環年耄矣而不使休息眷衰矣而尚勸調護多欲捨清德崇侈敗素風者非一族也豈獨嬉歎攸乎君世德遠矣自中舍為南度名臣沅州佾中舍寶章似沅州二君似

寶章觀弟兄又甚似二君烏序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兄也觀求述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已詳於外舅之碑銘曰 古有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篤倫紀使及孔門有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心性亦來彼書君達死生寧計去住而我何為猶哭君墓

孫花翁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斂至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婿也錄季

蕃遺言介婦翁微銘於余烏虜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頴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于婺後去婺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為繫縲一身之外無它人以貨為贅疣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笠解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縕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為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遂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

也尤重氣義嘗客孟良甫方孚若家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薨以其年鵬月乙卯杜公轉臣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已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覽之季蕃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佞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

白曾景建翁應史諸人善而余亦忝交遊追念疇昔
挽紫芝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誄孚若季蕃會
哭已而景建應史俱死今銘季蕃焉稷下之談幾絕
鄴中之舊略盡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逐漏廢矣
未知它日銘余而誄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 昔
眉山公欲以和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
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盍
不躋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

初余為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

清林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比屋禱祠屬纊行
路行吊歸置罷市祖祠送同僚至有遺子護視及闕
而後返者時距公歿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
名璟君其子也公名慶字養源縣祖澤歷晉江尉興
化簿漳州法掾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
官中年嘗慨然欲挂其冠余每勸止端平乙未既除
母黃孺人之喪不謀諸人自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
年纔六十一余聞而嘆曰君於是不可及矣昔邴丹
戒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資格雖完庫可無愧蓋榮
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才智之所驚券內寒畯

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無分表之念併與其
券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參侍郎選率需達
戌為掾丞時上官屢使論薦輒選謝不敢當終其身
不識于堂覓舉為何事既得謝以家務傳子深居默
坐或與諸季商論名理無雜交風日佳時略至戶外
無遠遊淳祐壬寅秋哭其仲子十一月已卯以微疾
終于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豫晉二婿從事郎新監
臨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姚圭孫男五人孫
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于靈德里牛原山之
原君曾祖適逮炎中書舍人祖挺知沅州至君父子

僅止選調或者嗟惜余聞古之大門舊族守而勿失
者曰家法種而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
紀羣貴於父祖矣當時乃有公慙卿卿慙長之論彥
回榮於群從矣識者方以為門戶之辱豈古君子承
家繼志以德不以爵以仁不以富歟烏序君有辭以
白其先人矣銘曰 不着其鞭而懸其車彼通我室
彼澤我曜廣而仁者類如是歟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君

林氏皆祖九牧為莆大姓而居前隸者尤蕃將作監
主簿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瑤蚤孤自立場屋

頓挫迺盡力教子塾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學君與朱孺人益勤生葺家系分銖為幅尺拓硯瘠為上腴然他人為之者或損譽喪德君豐嗇適中不以儉廢禮有無相資不以富害仁宴人昏暮扣門謁必有獲蓋君資尤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以希孔入學霑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奉郎人謂君夫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而君病初若無苦者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吾幸有薄田舊廬汝輩能讀書寡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三

子長帝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長樂縣尉次希言二長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次適文林郎方伯春早卒孫男一人孫女三人某年十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于北亭山之麓從治命也初佛者黃湮槩為君鼻祖武衛公卜葬烏石峯曰鳳凰展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簪紱不絕人以湮槩為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有既葬而露其棺之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夫生德不可以常人論歟抑其偶然歟吾意湮槩復出必曰科第簪紱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

距武衛家一牛鳴許亦言阡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
迪功郎父鸞銘曰 實氏五桂義方力王氏三槐由
陰陽君亦好善著州城三秀煌煌燦珠璧仲也策名
探囊獲勉哉聯翩季與伯其祥不專在兆宅

趙孺人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屏居野外人知余
不復用凡求名利而西者得輿所求而南者鮮及余
門徑草沒膝一日有新漳西尉邱君雙薦求謁神西
山先生與其大父遺墨數幅俾余跋尾意其眷眷察
君之色若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踰階而對曰吾婦趙

氏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陵
以書來求益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索余言之按孺
人名善意曾祖仲忽檢校少師建節開封判大宗正
事贈太師謚簡獻祖士瑤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贈
太師謚忠靖父不慮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
提舉明道宮贈承宣使新興郡公母令人任氏少孤
依兄兄歿依堂兄潮陽通守善愛通守以歸邱君人
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為翁主在先朝為族姪一
以貴下人者已而事夫順處妯娌和待妾媵嚴而慈
自以不逮舅姑奉夫生母甚謹邱君常薦于鄉既姻

濮邱法當拜官有沮格之者將如京辦理孺人曰吾伯姊嫁吳中久別思一面盍偕行乎及邱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為恩澤侯也俄而邱君再薦于浙孺人益喜廢幾夫子之果成名也是歲邱君挈其孥還理而返試礼闈孺人以疾終于家年二十八淳祐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月辛巳葬于晉江縣興賢里三峰坑之原男呂孫尚幼邱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階一日之享欲使孺人託余文以傳者或警余曰子禁綺語而操彤管乎余曰蒙叟不云乎既謂之人烏得無情余昔亦踐此

境每讀潘騎省章蘇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久必消磨今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邱君有斷絃之痛而無鼓缶之歎也夫矣銘曰 閨鼎貴兮宵神明顏舜華分德和平方好合兮琴瑟鳴忽變滅兮電雷驚樂極兮哀生事往兮迹陳悲哉奈何兮托之斯文

林處士

乾淳間莆之學者皆師艾軒其高第曰林田字叔疇艾軒死嗣為鄉先生席下常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為達材成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

蔡字安父學先生之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卒年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申子駒英君于國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死又無以發其潛駒為弟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昔張禹以論語桓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為師傅貴極人臣禹諸子列九卿諸曹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于二子矣先生學通禹榮所不能通者然而無二子之榮遇有再世之不逢豈其懸於天而無豫於人耶夫天道逶迤而難見儒効迂遠而不近孔氏曰考父至周末異代而夫子生焉王

氏自博士至銅川府君六世而文中子生焉修為人
也遲速天也况駒賢而文安知非餘慶之所在乎君
二子駒長也次騏後伯父二女嫁朱體誠余國蘭孫
男五人銘曰 吾先君子學於叔疇吾猶識君揭于
茲邱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墓誌銘

王孺人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于新臨安府右司理參
軍曾堅生二子男田女嘉俱夭淳祐己巳五月戊午
孺人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甲寅葬于山陰茶山按
王氏去烏衣入剡自武毅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
長潭公為伯祖於寶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為皇考一
門雍睦江左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參
軍於文清為高祖於侍郎為曾祖奕世文獻本朝名

家也孺人幼事父母極孝既嫁事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待妾媵以勤約持門戶舊患手痺及癸孝友公大雪視寔毀慟屬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者皆哀而族戚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有一再傳而泰厥紹如歆異向羣慙寔起畔鑒張許子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慈孝之氣脉可謂賢已初棘卿侍郎隆乾間辱與余大父游參軍伯父慙庵辱與余遊於是慙菴將八十矣以書來曰堅婦將葬子宜銘孺人名幼平母

杜氏孝友公名夢月慙庵名黠銘曰 猗孝女亦賢
婦石可泐銘不腐

林寒齋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過絕意于榮杜門樂道特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遣吏致上命君頓首自言素孱早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巽牘上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可無取振不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為山林之民其年九月丁巳以疾卒于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

石塘配陳氏前墓清遠里翁陂山之原二字同合以
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葬初寶章公當壬子君不
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乃翁乞奉南嶽祠及
寶章公服闋或為君外移得建之戶掾辭不行舍前
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治泚築室其間扁以寒齋終其
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於家子弟
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
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閭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
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歸者必相儆
曰得無為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

顧曰寒齋不以為勵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
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有元
夫鉅人在焉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榻前方公大琮除
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
議召君會薨不果誠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
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
而惟恐君之以為免已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
事酬酢物態裁量人品毫黍不差東書高閣隱水几
日而單辭半句流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
以後蕭然單栖日或蔬食取諸物者狹而望于天者

畜視名與利猶臭腐身與家猶旅泊也其學邃于性理貫儒釋兼朱陸晚益指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詩別藁存窮士貧女二吟離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去屬續番詩別其故人遺言以隱服敘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係累世故需足去下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子養正其世系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 猗君所立歟天壤俱起于晝前復于性

初以為釋耶則踐乎實以為老耶不放于虛探千古之秘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于君之書

少奇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頗哲美風姿機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接姻族朋友隣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盡應世務綽綽然餘裕也記群書評古事纚纚然可聽也為律詩殊清麗以父任補將士郎淳祐甲辰年三十矣入京銓試得瘧下疾服藥灼艾不愈以六月甲午

卒于客邸從兄強甫為治棺殮計至州里之人皆惜
惜為吾家惜而吾母魏國太夫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
人方氏生母孟氏娶妻朱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
氏生男存僧又庶生願女存願之生少奇已不及見
俄皆夭自喪歸至祥除無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溫陵
郡紱歸營窆事初少奇葬朱氏于壽溪之陳倉以丙
午腊月某日合葬嗟夫人患無子也有子也未敢望
其成長也成長也未敢望其秀美也若夫成長矣秀
美矣望之如此之久成之如此之難奪之如此之速
智足以知吾家典刑文獻之傳而不使之嗣守材足

以在聖門言語政事之科而不得以展究翳青春於
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奇嘗語強甫曰人
脩短不可期某它日儻得伯父誌乎強甫白其語余
為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為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琮
禧觀銘曰生而玉雪在余目也俄而電電去予速
也久而冰炭攪予腹也窆而松楸近予麓也悲夫哀
我命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

君允希深字審淵年三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
配林氏三子吉甫矩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二縣尚幼

明年八月丁酉某日葬君于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晦仕皆止館閣年皆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目君素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以華操發身君悔少作不為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悖入故久幽而終宴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家者類損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其悲焉初兩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麟臺公當任子輒先愛弟君遂終老布衣談者至以廉遜為迂嗟夫信斯言也願回有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不遇而又迂君之父

祖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約以沒而吉甫與二季俱方於學天將有時而定矣銘曰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安而已清猶近名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于揚嗟乎審淵斯人之徒爾歸其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丁未十月壬午葬于芳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咸擢丙戌第宣教郎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夫咸先生之喪以毀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

甫餘尚幼先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早孤
苦貧有手澤書數厨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飢以充
饋倦以為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專一事一物未通
求之弗指某字為某簡脫某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
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
經其考論古今斷制義理壹以洙泗閩洛之語為準
程他人為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違惟先
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耄堅確不變循循然有師匠之
道焉恢恢焉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
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

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
人接惟質經於陳公師復評史於鄭公子敬問易於
蔡公伯靜有易蒙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問辯杜
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白兩翁起家三世登科第者
八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已饗
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榱舍後有古木鉅石先生
誅茅其顛杖屨日一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邱
之田先生安之寧因不在道以求亨寧貧不害仁以
為富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
取太守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

亦不晉歲遇裡需先生例投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
白屬纊猶為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
復薦于朝而先生卒矣前葬克忱哭請銘克莊哭答
曰礼幼不誅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
皆自述其先世克莊常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邱園之
士皆得以秉筆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
民也銘之不可已也銘曰 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
而謗喧生人之所羨兮毫有及而智昏考四期願至
司空兮適以辱其尸門韓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
於公孫于嗟先生天年之高兮天爵之尊其人雖亡

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

余既吊寒齋之廬同合哭且拜曰先君之葬丈人幸
書之而揭於宰上也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
世為福清人少警慧儒釋書多所遺古今佳文章皆
記誦父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歸于寒齋事舅尤孝
辭氣容色之間寒暑飢飽之節左右體察毫髮無違
里之奉親者莫不以寒齋昆弟孺人妯娌為法性儉
質無袷服珍飾惟于祭祀賓客極其隆備寒齋將官
奉祠告寶章公公曰與若婦謀之寒齋以告孺人曰

此吾素心也議遂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
四十六葬以壬辰二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陂山二
子曰同曰合昔魯公子固序列女謂後世學問之士
拘于外物者往往以家自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因
思老萊點姜冀缺於仲子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避世
無悶杭志不屈豈特若人之賢哉其閨裋之趣
向如一雖菽食布被饁耕辟蠶采藥賃舂之陋安
如富貴相敬如賓友烏虜此詩人形管之所詠劉向
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始寒齋嘗語人曰
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吾同好否既有終

身隱約雖被詔書物色連疏選避不拜而卒名全而
節高以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 閨房之
秀山林之友同合之母寒翁之偶

方寧卿

余友方巖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卿大夫君宰上之
銘屬余余思鈍久不克就巖仲見輒面命別去隔江
湖嶺海書督趣無虛臧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
來責諾余矍然謝曰寧卿仁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
孫也余雖眊荒其敢解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其
烏山府君堯遷白杜傳三世至二金紫公白杜之方

益蕃長金紫諱峻生威武軍節度推官元寀字道輔
節推生隱君金隱君生南海尉吟尉生迪功郎應君
皇考也君諱士字若水擢淳熙丁未第為漳州長泰
縣主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漳州寧鄉縣未上慶元
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嘉定壬申五月某日葬黃
垞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卒附焉一子伯佑二女
適進士李燁吳立義伯祐二女李婿皆已卒一孫巖
仲也曾孫建君在長泰太守朱文公諸主學君條上
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諸邑皆倣此舊取錢
穀於彼塘以康士君草去以廢寺田代之邑有補足

益始沿兵餽數借後以為常賦它邑取諸牙兒君言
長泰契錢僅當益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民力可
哀又公為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
君發之龍巖寧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
僧獎於佃人鞠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閣
實卒佃伏誅二寃獲伸初筮薄俸散施姻舊至無以
具歸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君
流涕不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畢
秩以死前輩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
後死者之責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

哀君亦受業於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
法見擯叔孫以不薦弟子獲怨方程朱咸時噬生吹
杜及其門者多致通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
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黨論學禁生徒掃影滅迹諱
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已它師
名也至於以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嗟無
和隨其與徇夫子之尚在慕林宗之墊角者異矣烏
虜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于淳祐丁未距君卒
五十有二年癸三十有六年矣巖仲名之泰踵也科
不以荐者改秩銘曰 吾家麟臺交不謫漬其狀君

行字字實錄曰君訃傳深溪窮谷士有設位民皆野
哭彼饕殘者慘於蠶螻生歎怨詛沒孰尸祝君位甚
卑君齡尤促儒教迂遠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桂載
護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方揭陽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
元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劉局篤於
教子即家為一經堂父達所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
夫君與仲氏寶學公少同薦于郡開禧己丑寶學擢
上第君以濮邸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

持節利路抗君入蜀以親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
橫斂為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醋息白科鉅萬令乾沒
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興梁增學廩
調循州推官為龍州縣銷逃籍錫月解丁中奉憂紹
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恩轉通奉郎丁
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
年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郎不劬之女一男選孫二
女長適晉江主簿劉強甫余子也次適陳機君然歷
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幾定而能應者然歷
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歿孺

人持家誨之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一月壬申葬
君子方山陂之原君與寶學皆孝友過人以中奉之
鍾愛季也盡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死寶學
既貴經紀伯季孀遺甚悉帥番禺五年念君猶在戍
土每曰葬必吾待俄而寶學終官下汜不克會葬悲
夫君諱大興字德原銘曰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
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橐而擇
梨也與夫食檠而拔葵也使之克之萬來之國可讓
萬鍾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氏自長官延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
後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
劑局和劑生達頤桂場屋中年三子玉五喜曰吾可
以隱矣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
仲子也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為南宮
第三人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
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去為江西
漕幕平大闢決險訟兩造皆服時幕府多佳士公與
故相文清李公今閤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
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

至是為龜山序偕其孫

曾款謁松楸祀八賢於學務以礼遜迪民剽悍革心
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適值兵飢守隘立柵禁港發
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友士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
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擢高
第著嫩譽人謂且止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長調
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
一見如舊擢監六部文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
二年遷太守寺丞蘇氏或競園田久不決有張椿年
老為王府挽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椿年小
人直欲奪百姓餘益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行此胥

史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曰雲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之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則如附愛子屬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參飯無主矣檜死瘞勒致仕今班索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監氣流行為妖星為洛水為二相不咸為諸閭不協判卒之變殿旅之闕皆監氣之流注激射也

若一念之歉積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監鬱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達此歉不啻將見精誠感召此監自辨別疏乞用嘉祐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它日所屬意者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豈無貪功者乎固極論天下大勢陛下宜自警曰災興半守而猶牢也不可當吾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柅官寺必不兜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貴大臣曰佞遠雖壞而未潰也不可至御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權人材

後村先生大全集
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寵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
過為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
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
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為安意肆
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言數十之宣一夕取辦
五閭將佐暴露而近新雙節之命同日并拜襄蜀流
殍而請當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
下儻以衰失蜀敗為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
危為憂必志于固疆陽以民怨兵愁為慮必志于護
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具非者大臣也揀

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等所及固
思戀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
學淺胆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兩邑有
異昔河北七雪諫官孫甫謂甚端起於女寵侈費亦
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添此官目視此
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
言陛下汲汲然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
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彊之策
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論臺之
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群臣以所難責

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寵公議天下之公議豈必
過為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上
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卿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
無非体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為安意肆
志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取辦
五閭將佐暴露而近新雙節之命同日并拜襄蜀流
殍而請當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陞
下儻以褻失蜀敗為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
危為憂必志于固疆陽以民怨兵愁為慮必志于護
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排

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等所及固
恩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
學淺胆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兩色有
異昔河北七雪諫官孫甫謂甚端起於女寵侈費亦
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添此官目視此
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
言陛下汲汲然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
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能畫富彊之策
歟群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論臺之
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群臣以所難責

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
前言朱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拯一
半今天下之才皆佞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
力剗錮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體太息傍
徨之使而三十年叔火不燼之精英一為天所專一
為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
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
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番之給舍番之侍
從經筵之臣番之曾幾何時範去內斯遣留之使外
之交番之章聖意曰異士氣曰靡臣侍清光抗疏不

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
舍人院薰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
尹與權以火災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紹興
惟鑄扶火後求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
補將仕郎公封還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
顏請濮園稱親章辟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為先廟所
斥今宴人寒士揣摩希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
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為
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真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
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蔣岷惡之

疏劾四人而以公為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某陳省第一義慙矣猶擢記注掌書侍陞年餘斥去乃覲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成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視事首發常平賑糴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糴委寓事蔡君抗措置糴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粟平糴者必言其狀于朝漕計命脉在益公

務在大體福之支邑不啻災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抱鹽稅公曰偏不可作劍人既食州益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畧安撫使再任裡需封莆田縣閩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俸盡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礼更造冕服爵俎樽罍籩豆簠簋得編鍾千于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為磬行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曰僇伴喪家享

客曰崗齋有不喪而暴屍柩于野者長大不巾筭者無男而立女尸者咸獲病死而誣主者皆曉以理義束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穿礼法書判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春衣錢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尅郡計素窘公簡儉節縮為脩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儒嘗會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麗為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園堂榭皆出新意營繕華好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

公初南轅或曰傅長沙者畏旱濕牧始安者歎瘠人之情也公此行能鬱鬱久居乎曰公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己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啟群臣之造辟士人之學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而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憇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吊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聞贈四官為通議大

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栗之孫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蔡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宋應先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授代有日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萬里扶匭哀動行路俚俗客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以某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祭葬皆用古礼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宦達為樂自號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納于言七情之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

非可否責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公性孝友兄大興弟大鏞早卒經紀媚幼恩義甚篤前葵演奉家傳諫草末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曜軒王公邁既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有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寐切則言者之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次新法坡公最切陳瑤華道卿最切排和議澹菴最切是數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烈聖涵養作成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壈流落外使鄉部

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
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
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留將
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為忤即日出宸翰擢少蓬
俄而侍書惟攝詞掖矣以上之于某如此知其于公
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
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虜天也銘曰 偉哉方公士
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鐵壁玉尺入
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
盛列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盼遺直惟

公所立今之僑盼世無左氏貺此銘筆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五十一

後村先生太金集卷之一百五十二

劉君方氏

君劉氏名文禮字君防故工部尚書諱縣倉部郎中諱煒叔之子母恭人方氏以父任注漳州長泰縣主簿侍倉部守溫陵嘉熙戊戌七月庚寅卒于州治儒人方氏鄉貢進士君采之女母劉氏淳祐丙午四月癸未卒于家比皆三十一男一人吉翁君事親孝割股和藥迄起危病內行雍睦見稱家庭倉部之言曰兒玉也孺人奉姑謹蚤起晏眠因得羸疾孀居介

潔不閭戶外劉宗之評曰婦冰雪也宜福厚宜老
壽而脆薄奄忽州里之人聞而哀之二家尊老相吉
翁治寧以淳祐戊申正月癸酉合葬于常泰里之久
巖吉翁幼未能詳考二親之言行姑書梗概納坎中
以俟其長焉銘曰 悲哉其無年也幸哉具有傳也

刑部趙郎中

淳祐丙午六月辛丑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于州治
喪歸袁之里第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鄉
長豐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
銘我乃叙而銘之公諱汝鎰字明翁濮安懿王七世

孫曾祖士翕武畧大夫祖不倦師父善堅戶部尚書
贈先師母齊國張氏夫人忠文公孫女擢嘉泰壬戌
第主東陽簿辟崇陵橋道頓違官易諸暨簿帥掾軒
辛公羅致幕下辛姓嚴峻公獨從容 去為湖

南刑獄司幹官使者悅齊李公尤獎重盜發洞庭委
公討平之閱齋建閭就燕機幕虜掠荆門守將委郡
而去公單車視闕隘修守備流徙來輯始城沙市塹
湖水以濠之悅齋方為上功會歸蜀但用考舉改秩
知臨川縣訟險財匿昔號難治公發摘如神銘甯頌
清鞭笞不試賦版自足秤提令下民間疑懼建陽令

閔嶠樂定令史本新塗令趙崇卧皆坐奉新書不慶
僞徙他人類招徠告訐簿錄富豪規以免責公但淳
戒重無犯令者臺聞文薦監鎮江府摧貨務舊注石
選至是改用文臣公與葉崇俱以邑最被選秩滿課
羨三十萬增兩秩添差臨安倅屬建皇子府已圖上
矣公曰講堂宜在左尹矍然易圖以進丁尚書公憂
服閔領舊職既而廟堂議曰此倅歲入百十萬非
趙某不可改北廳遷諸君審計司軍器堅主簿青齊
內附公獨拜疏請防後宦邊臣以寶璽畎加恩中外
公語同列當流涕藏之太室可賀乎知柳沙浦高

垓洞從方結連跳呼柳六邑殘其半矣公馳入郡賊
躡而至公令民入保嚴扼津隘白于朝乞制司兵飛
虎軍為助賊叛民競渡舟以濟公命設覆甍之賊太
半溺死遂收餘燼攻桂陽八晝夜官軍

賊大敗

公合軍民兵窮追俘馘甚衆諸司以賊衰議撤戍公
力爭得留千人未幾高垓餘黨覆出我師夾擊前後
破洞七降柵五十四縛酋首斬燾下者數十人公以
盜賊起于賦訟之失平宜章令姚德驥貪殘失衆逐
去之委僚佐行阡陌除苛細賑飢乏刻催科條式于
石增州學兩廡補萬石倉耗米三千斛以討捕功增

兩秩歷湖南憲漕去貪戢暴風行一道移漕廣東解
總領餉擢鋒之外帑有餘財帥倉舶虛席公佩數印
村力綽然船舟至吏請抽解公曰以俟新使者南州
場屋寬以賢書為市公獲行賄者黜之遴選考官明
年合春官程度者倍于常舉時清獻崔公里居以書
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安
吉州廣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 今內治
適于玩心外治溺于幸心公云國久白首為郎新貴
人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溫州衣熟輟為有力者
所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繼乏絕公

曰賦不可增民不可剝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
郡眾官請其剝僧以樞府功德院辭公曰延見父老
頃刻事爾庸何傷郡人始猶疑議久乃信伏而公以
勞屬疾矣得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令人盧陵羅氏普州太守全材之女先
十九年卒子男三人崇雍從事郎新喻主簿崇寧承
奉郎崇熹通仕郎女二人適宣教郎督視行府幹官
彭寢灋將仕郎曾擬初尚書公倅婺公猶卅角從諸
生拜呂成公子家熟歸能誦所聞于呂公者策名早
閱人多及接前輩文獻議論其修身齊家牧人御眾

皆有準繩常誦朱文公之言今人以事事不理為寬寬之義豈然哉故公之治尤密察所薦多佳士吏非甚饕墨者不忍大治余以檄留臨川後以使事至番禺於公行事得之聞見又嘗刺袁公方遠宦郡人言公居鄉社門如處女終身無一字半語于郡邑仕子袁者或自到至罷不議公面而去公行能高一世言語妙天下而為人深厚耻自矜露余每嘆當世用公不盡之未足恨而議者知公未盡之為可悲也別墅曰野谷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樸素公樂之不厭往而忘返年餘七十登涉如飛賦詠外謀子孫講

學而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為恨公博記公文尤深于詩有野谷集行於世余大病起視筆硯如仇聞公葬作而曰公四十年故友也銘公非余而誰名曰士之生兮遇合難材或優兮時命堅瞻前修兮方冊間進身悔兮退差安李愿終身兮樂于盤謝公晚節兮懷東山野谷之竹修修兮其泉潺潺昔如此兮考概兮安往兮不還嗟乎明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筇易兩轡幸翁詩之可傳昭銘之不刊

潘庭堅

庭堅潘氏名物少以字行所為文脫去筆墨蹊徑秀

拔精妙結字有顏筋柳骨小楷尤工自具鄉之交友
達于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節曰庭堅太子子瞻後
身也及廷試第三策傳京師帝貴向之擊節者更斂
衽曰庭堅子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
庭堅亦益進德鏤奇頌趨平粹油然可親意將大受
之也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歷浙西
茶鹽司幹官改宣教郎除大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
卒官下年纔四十三搢紳逢拆之士聞而悲哀相吊
曰天乎庭堅之止是也墓在紫巖之麓距家十里許
夫人黃氏二子初明仲明初遠相擅國諱聞綱常責

真洪竄胡魏以威言者端平親政奮發獨斷雪故王
牧人望返遷客乙未策士有疑天命固人心之語庭
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飯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
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
母無怒不可得也宜絀荆舒之號挂秦燬之冠散郿
塢之藏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
不得視士庶人如此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
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悔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
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嘉熙丁酉
士民因火災上封多訟故王寃者距庭堅奉對時三

年矣會殿中侍御史蔣覲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
倡異論併誣庭堅姓同逆賦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
法賴天子仁聖俱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既而稍進
為學官通守人謂其沮抑久懲創深非昔日之庭堅
矣至長沙值日食求言庭堅封上曰熙寧初元日食
詔郡縣掩骼着為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為暴骸亦大
矣臣嘗悲夫流俗之論辛卯丁酉之火皆謂故王為
之何異左氏之誣申生也夫以無所逃而待烹之申
生而忍以晉畀秦哉故王得罪于權臣有之矣於陛
下無間言也豈忍劾尤伯有以憂陛下哉請以王禮

改葬又移書游丞相曰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
易易而非焉吾不為固也難而是焉吾往矣其既以
身許吾君不敢受其死而變其說公以為非耶不敢
以為公累以為是耶願公毋病其難游公心善其言
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一鳴自足惓惓之
忠垂死而未已固已賢于人矣主于論申生必不忍
以晉畀秦故王必不忍為伯有其言皆根據義理不
於聖賢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則自左氏以來言倫紀
者之所未發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問效頻谷之對
上意其有不寤天理其有不復者乎烏虜悲夫庭堅

為舉世所愛惟為一峴所惡峴亦人也本善余三人者余為玉牒所主簿峴為丞考試省出秀余曰君可配酒賀我余請其故峴曰吾為國得一士問其姓名則庭堅也是時峴不特善余三人亦善庭堅後擢臺端希旨論事得喪戰于胃中議論變于頃刻其意不過欲釣取高位爾然天子察其為人終不文用其鄉人言峴晚殊自悔前死一兩月衣冠飲食亡恙而時諄諄若喪志者余曰峴之諄語久矣追懷疇昔人同傳歲晚惟余獨存故詳之著庭堅初名公從避上嫌名改焉世為福州閩縣人曾祖懷英祖子儀

修職郎邵武軍戶曹父鈞伯榮州助教母陳孺人其卒以淳祐六年八月癸丑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義烏虜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猗庭堅兮奮布帛獻芹曝兮冀有裨身雖謁兮志則伸骨可朽兮名永垂

陳安人

予友尚書郎吳君謀將合祔其母夫人陳氏于先府君贈承議郎諱元度之墓哭謂予曰叔告幼失怙自

孤童至成人自寒士至郎吏二千石非已之能惟母之教夫罔極之德莫報不朽之傳可圖也敢以宰上之碣累子按陳吳皆水南著姓世姻也夫人父諱景溫府君舅也初府君孤身從父多子及群從水分先業府君終無一言性儉儻疎財歿纔四十幼穉盈室夫人以嚴誓也以儉葺家誨二子皆知名循伯累上春官叔告少與兄同薦端平乙未遂冠多士嫁六女皆故家朱璞陳熙顧樵余孔璋柯齊賢朱師古婿也循伯與上三女前卒孫男三人起涯淳祐丁未進士起聞起家夫人以子陞朝封安人得年八十六卒以

戊申三月甲戌葬以明年閏二月丙辰墓在國清里之蔡巖距府君之歿四十有八年葬二十有三年矣夫人靜思惡紛華高簡有識度言里母之賢者尚為叔告佐節度府登館閣牧臨川皆奉安輿以行福唐多甲第名園然夫人出游之日甚少在輦下厭市聲先歸故其子不敢久于朝市其子之進為未尚喜及其失臺郎而再予髦也又失髦而昇祠也俄復召而復尼也夫人泊然未嘗以為戚故其子能即安于家若夫人者可謂賢已昔荆公銘錢母之墓不書其子之首甲科而以其母榮辱接乎身而不動其心為賢

錢氏欲稍損益其詞公毅然不許嗟夫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聖人之格言人之至情也公之書法母乃太嚴乎按是時錢公方為太常丞校理公所書止是爾其後為治平舍人以封還樞密副使詞頭調官去為熙寧諫官以劾薛向忤旨去錢公所以顯其親者愈偉而銘不及書矣余然後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謀勉之余又將執筆以俟銘曰 在昔柯夫人內則著閨閭堂堂乾道相確論等華袞龔林數大老俱為秉彤管吾家太史公和以闕睢亂恭惟慈愛隆悲哉百年短孰去變滅速存者千歲遠烏虜

延陵母奕世有賢媛未知後村銘何如中壘傳

方潛仲

潛仲方氏右清孫幼敏悞絕出端平甲午生十七年矣與父大東兄澄孫同拔胄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年父擢乙科潛仲攷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太學淳祐丁未兄擢甲科潛仲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己酉正月戊辰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朋友皆聞而哀之初族叔瑞州通守祖同長 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欲子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

通守與潛仲之父皆卒潛仲卒後元善事所後父若
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義如一雖少年高才然性易
良色謙挹意天之所擁培長養以貴達其身而亢大
真宗者而摧之暴奪之慘如此愛潛仲者求諸理而
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兩值也福與慧不兼全也
嗚呼有是夫才者乃定身之具而慧者乃賦性之本
歟潛仲自非角出不經意語輒驚人程文既工詩句
多警策有味然未嘗見其苦吟也楷法尤端勁可寶
然未嘗見其學書也嗚呼人積學而不能君不學而
能豈獨人之所悉雖造物者固有所不樂於潛仲耶

要舶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蒙仲以閏
二月壬子附潛仲于本生父主簿之墓銘曰兄掩
此坎兮永抱仲氏之悲友書此石兮以慰伯氏之思

臞軒王少卿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年改元端平
王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
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免吾實之憾召試學士
院策以楮幣公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
始于兵乾淳初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
開禧挑虜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山東一甯增至

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不懲兵禍姑以今
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
人試宜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
他策核軍實室邊費揀括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
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卿卿凡此之類
未嘗裁撙徒聞有猷括田權益之議者向使二事可
行寶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
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難
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昔章子厚
言宰執舉臺諫非故事以攻馬呂是小人而能為君

子之言安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役法蔡京為尹
即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無若人
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子而効小人
之尤其事駸駸見矣此小人所以不心服而君子亦
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
鄭而援真又方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未言執
事排闢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
矣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
字除正字參與文忠真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瑒瑞
甫問疾公曰寶之策好進德未已公世居興化軍仙

遊縣之皂洋曾大諱贊夫父諱汝舟 父諱鑑庚戌
進士終于古田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
屋聲以嘉泰甲子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甲
科第四人為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
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璫袁尹韶皆貴倨公與元
礼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
所親寘高等公顯摘其謬元春怒喉諫官李知孝誣
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外也真公作牧相從
甚驩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都也真公典舉公
為初考與奪升降必資焉所取皆老于文學者

入館數月上又相喬公或傳舊弼某人復用公封上
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
之地者且舊弼奸慝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子
空于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踰月輪對首
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二相
左曰春衰宜去右曰傍興宜去昔有讒趙普者上責
以鼎鑄有耳云春衰者盡自反曰吾何為不能堅上
眷如普乎富弼以宦官宮妾不知名而相宣麻之日
百僚舉笏云諂興者盡自反曰吾何為不能副人望
如弼乎外若推遜中實忌猜互為比周交信讒諂大

臣倡羣臣和是以從橐經筵有容悅無箴傲諫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非欺君歟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迓聲色果如湯乎戚里皆陰興乎北司皆呂強乎抑猶未也非欺天乎又曰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大者宜絀謚改葬以回天意公由疎遠見天子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上為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筵為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禋祀雷雨求言公又封上曰天與寧致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治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致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

嬉尊寵網淪法數上行下倣京卒外共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遂相與之臣恐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真某洪某魏某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覲劾公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紀通判吉州右言正江萬里袖疏榻前曰王某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歎上曰當以為文字官有尼之者遂止知

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撒龍翔宮五故王後為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公力辭除直秘閣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煨借居城中傳舍處之夷然曰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送客歸得疾經昔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戊申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終丞相誄之甚哀積階朝請卽年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嶺之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昨以遺澤奏次德

星為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郎監永平監宋應起公卒以學問詞章發身而尤練世務佐二僕丞兩郡剖決敏書判健易尚書秘戒潭士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漳民至吉樵各削州倉斛面聽民自槩賑贍水災樵人德之然公學可以經世而毫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胸奇腹憤一切發于窮居野處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抒思徐攷其機鍵窅首尾貫音節諧若他人嘔心肝擢胃腎而成者子昂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真

公每曰實之英氣多和氣少而折權貴人不稍假借于賢者則推下之後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甚眾交遊有過必規或痛譴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護不遺餘力故里中逢掖于公屬纊弔者盡哀返柩送者空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忘余也余不敢荅前奠德牀磨石來告嗚呼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過天也知不知人也昔董生作士不過之賦而虞翻有世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量乎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幸也余于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拜二揆朝野知左必去鄭公所致

名勝滿朝不能助至有祖右者公位最早獨為天子言更化以來卻覩而貴近怨守法而僥倖怨汰冗而驕卒怨藉貪而養吏怨皆鄭公謀身拙所致且引唐權戚不學宋璟使優人為旱魃之戲卒罷璟相冀以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逝方是時公豈能前知鄭公復相于十年之後哉及歲丁未白麻告廷談者也皆曰罷軒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之心而無主君子之力抗相李公論公出館既而悔之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尚書清叟與公有違言公晚應認謂徐有人望可用彼知孝

也大同也峴也其裁量公或曰阿黨或曰忿隘觀其
援鄭公於機穽並與之時歲鄭公於衮繡適歸之後
阿黨者能之乎李徐言公之失公譽李徐之美忿隘
者能之乎公與人交終始不變頃鄭公歸鄭十載公
雖貧歲走一力問安否鄭公後為余言朋友中可保
歲寒者寔之一人爾烏虜公有區別賢佞之功而受
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也有兩忘恩怨之意
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公公不負李徐也今懼天下
後世有未知公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之宰上使過
廬而式下馬而酌者有考焉銘曰 昔有信不見察

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血變化而為碧兮氣鬱勃而
為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異
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相通兮賦子之相違
非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
牢愁於長謠悟人間之刺促兮逆物初而起操生不
嗅腥腐兮死寧淪于厲妖為靈芝於洞池兮為喬雲
於璇霄亂曰性真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
蔣之喧啾兮又何以異於蟬蛸

張碩人

碩人諱正因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常桑令人趙氏

之女中奉大夫南雄使君許公諱經字處常之妻奉
議郎通判漳州鑄從政郎行在和劑局訪得功郎浙
西按撫司準備差遣鍾之母以夫官五品封令人子
陞朝加今封淳祐丁未五月己未卒於鍾官舍年六
十九一女適紹興府法曹李珪孫男一人女三人明
年七月壬申歸附于永嘉縣建牙鄉貽與原使君之
阡張氏之諱曰天寶中丞死守睢陽其後家焉傳七
世至靖康樞密統兵勤王扈從不返惟子婦祖夫人
携四子得脫其季遂為杭人團練之父也碩人世傳
忠節父有詩名於 歲史皆貫通家居京轅母生王

郎於禮節尤閑習少有志操許君擢丙午第行媒矣
秀郎亦來求婚碩人願歸儒家事姑孝未嘗自逸也
坐立必待傍飲膳必經手姑歿至墓哀動路人芝產
原上事夫敬然不苟順也俸入必問券旁當得與否
故其夫有廉聲聞管筭必輦感曰痛痒均也故其夫
有遺愛許君嘗佐荆閬虜至同舍欲遣其孥碩人曰
知觀瞻何衆愧而止未三十即厭世味脩禪觀嘗有
聞于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倡融悟透徹解外膠見
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
也常曰言吾死必於父母之邦又曰它日眩暈則行

既而皆然三子記碩人言行千里謁銘其詞甚哀追
念昔仕豫章並游英俊使君其一也視余如兄弟碩
人視山婦如妯娌每詣使君戶外常有客履室中略
無食器聲須臾罇俎肴核不戒而具戶庭肅然鐫方
垂髫已執禮劬書余以是知碩人之有家法也余晚
遂于朝交遊皆散獨鍾載酒追餞余由問道過建鎬
宰甌寧亦迂道出城相勞若不曰逐客而曰父執余
以是知碩人之有母道也銘曰 危不避地家之所
傳死不怛化衆以為禪豈曰禪哉儒書則然女于所
立學者愧焉其人甚賢其世必蕃

卷終

第35442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コ

37



